

亦舒作品集

第三辑

作品
80



是一个音乐盒子，收在一个婴儿型的洋娃娃里，开了发条，洋娃娃的头会转动，腹部发出细碎的乐声。

亦舒

七姐妹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亦舒

作品集 (第三辑) 七

姐

妹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亦舒作品集. 第3辑 / (加) 亦舒著. —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03. 4

ISBN 7-104-01597-3

I. 亦... II. 亦...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加拿大—现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加拿大—现代
IV. 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20880 号

亦舒作品集(第3辑)

作者: 亦舒

责任编辑: 黄艳华

策 划: 林 飞

装帧设计: 林红云 侯伟琼

出 版: 中国戏剧出版社

(北京海淀区大钟东南村甲 81 号)

联系电话: 010 - 62127285

印 刷: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: 140

字 数: 2800 千字

版 次: 2003 年 4 月第 1 版

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5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104-01597-3/I·717

定 价: 240.00 元(全套 20 册)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(如有印刷质量问题, 可与承印厂联系。)



亦舒小传

亦舒，原名倪亦舒，浙江省宁波人，是香港名作家倪匡（卫斯理）之妹，幼时随家人迁居香港。十五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，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杂文集一百多部。亦舒自幼受传统道德文化的熏染，青年时期又受过欧风美雨的沐浴，其作品一直盛销不衰，掀起了近几年香港出现的“亦舒热潮”。她的作品自成一个浪漫别致的感情天地，既轻松有趣，又雅俗共赏。亦舒今天所以能创造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壮盛景象，除其禀赋外，还因她有丰富生活底蕴，且视角敏锐，文笔酣畅又具有女人细腻和婉丽的感情，她的小说特点是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。此惊世佳绩，诚令人激赏。

通过她的作品，读者将会看到全景式的海外色彩斑斓的世界！使广大读者也不亚于与亦舒一次愉悦的会面！



七
姐
妹



沈尹白只有两个烦恼，一、晚上不肯上床，二、早上起不了床。都跟床有关系，弗洛依德的信徒恐怕要想入非非。

“尹白，下了班记得回来吃饭。”

“我知道，台青同她父母自台北来。”

“叫你把睡房腾出一角来安置台青，到现在还没有做。”

尹白用大毛巾擦干短发，“我没有时间。”

接着描一描眼睛，擦些口红，套上本季最新夏装。

“由我动手，不得埋怨。”

尹白问：“他们一家为什么不住酒店？”

“尹白，不准你说这种缺乏人情味的话。”

“我最喜欢酒店，要什么样有什么，不知多方便：半夜起来淋浴、白天埋头苦睡，都不会有人过问。”

她抓起手袋，走到客厅，看到一杯红茶已在饮桌上等她：两个茶包，加半杯牛奶，不加糖，天天由母亲替她准备妥当，尹白感动了。

于是转头冲她母亲说：“好吧，看在客人是你丈夫的哥哥的女儿份上，我且与台青合用一个房间，七天，至多七天。”

“这是什么话，”她母亲不服气，“沈国武，你来听听你女儿的口气。”

沈国武把手上其中一只公文包递给女儿，



“我们赶上班，晚上再理论。”

“咄，幸亏我亦有一份优差，”沈太太嗤之以鼻，“不然真给你们看扁。”

一家三口齐齐出门，把三间房间的公寓交给家务助理看管。

沈国武把车子驶出，朝银行区开去。

他们是公务员之家。

沈国武是建筑署的工程师，妻子在官立中学教英文，尹白去年自伦敦大学回来，即刻考到政务主任一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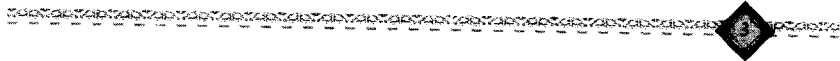
尹白一直接触的只是安定繁荣自由自在的生活，放眼看去，只觉一片光明，对她来说，社会唯一的险暗面，也许只是15岁读中三那年，有同学诬告她测验作弊，使她弱小的心灵受到莫大的创伤。

沈国武有意把女儿栽培成这样一个无忧无虑，平凡中带此特殊气质的女孩子。

因为上一代的经历太不一般。

50年代，沈国武偕比他大一岁的二哥锦武申请南下投靠表叔，少年人半工半读成绩斐然，表叔待两位勤奋谦和的侄子至厚至诚，结果两兄弟却辜负了表叔。

先是国武考到奖学金进工业专门学校读机械工程，接着锦武应聘去台北工作。经济独立后，他们并没有娶表妹为妻。





表叔开头非常生气，三五七载之后，待嫁掉女儿，心境方慢慢平复。

沈国武觉得他们那一辈吃了太多不必要的苦头，一有机会安居乐业，养下这个女儿，便决定尽他全力给小孩最最好的环境成长。

60年代骚动，尹白只有两岁多，两夫妻在电视荧屏上看到种种暴乱情况，交换一个眼色，明白到个人力量太过渺小，他们并不能向孩子保证什么，于是同意不再把小生命带到世界来。

一个尹白已经足够。

就在这一年，尹白的堂妹台青也跟着在台北出生。

尹白从来没有喜欢过这个妹妹。

因为每次台青一出现，尹白的母亲就会过去把她抱在怀里，用平常从来不用的肉麻声调说：“唉呀唉呀台青你怎么会长得这么可爱。”

台青的母亲是台湾省人，带点荷兰血统，这一点点因子，到了台青身上，就化为浓眉长睫雪肤，小时似洋囡囡，去年连尹白看到她新拍的生活照，也忍不住赞一声“宝岛美女”。

两姐妹唯一相似之处，便是一管笔直的鼻子。

台青在东海大学读建筑系二年级。

她父亲，也只生她一个。



当下沈国武的车子已经驶到市区。

沈太太问：“明天吃饭，要不要把你表叔也请出来？”

沈国武犹豫了片刻，“我们改天再请老人家。”

沈太太点头说：“是，怕你表妹不高兴。”

尹白听到表叔表妹这两个名词，忍不住哈哈大笑出来，笑声清脆玲珑、悦耳动听，像是要一直传开去，传开去，钻进艳阳天里去。

人，只有在极年轻极开心的时候，才会发出这样银铃似的笑声。

沈氏夫妇沾染了女儿的快乐。

尹白最先下车，她抚一抚半干短发，用小跑步走上办公室，趁老板还未回来，摊开英文早报先读了头条。

电话铃响，尹白完全知道是谁。

这是她裙下众多追逐者中最有希望的一位，叫纪敦木。

每朝这个时候，他总是要与她通一次消息。

今天他说：“尹白，下班我两先去喝一杯，然后到一个好地方跳舞。”讲的是一口美国英语。

“今天不行，我家有亲戚到。”尹白回他以纯正牛津口音。



“呵，我有没有机会出席？”

“要付出代价的，”尹白笑，“亮过相之后你就得娶我。”

“这代价不算可怕，我也付得起。”

“明天再见，我老板出现了。”

挂上电话，尹白嘴角仍然孕育着笑意，她老板是位有事业没对象的新中年，看到尹白这种表情，十分感欢，年轻真的这么好？

嘴里忍不住刻薄起来，她对尹白说：“你们的世界好似没有烦恼，告诉我，真的连一国两制都不担心？”

尹白一怔，顺口答：“这并不是今年或是明年的事呀。”

一句说就把中年人多愁多病的心击倒，她老板瞪她一眼，心想：我会让你顺利过关升级才怪。

尹白不在乎。

家里早替她作好安排。

她父亲已畴备退休移民加拿大，明年年中一定可以成行，所以才催台北亲眷前来一聚。

尹白当然要跟着一起走，她打算继续升学，投考法律系，这样，又可以在校园里多躲几年。

尹白当然不笨，她也充分知道，一个女孩子，最好的，不过是这三五载光景，之后朱颜



就渐渐褪色，世界也跟着苍白脏乱起来，届时遇到的看到的，不外是些猥琐的人与事。

欢乐要趁今朝。

义无反顾。

下班，纪的车子已经在等她，一点都没有不耐烦，轻轻把头探出来问：“真的乖乖回家陪亲戚吃饭？”

再过十年八年，还有谁会关心。

尹白笑嘻嘻地把公文包扔进车厢，跟着坐上去。

纪君到底不甘心，在山顶兜圈子才把尹白送回家。

一进大门便听见欢笑声。

尹白知道人客已经来了。

一照脸她先看见妹妹台青，四目交投，尹白头一个呆住。

台青比起前两年又长高了，已把中学生颈后的头发留长，标准鹅蛋脸，大眼情，嘴角隐隐透着傲气，横看、直看，前看、后看，都是个不可多得的标致人物。

一方面台青也在打量尹白，只见沈大小姐一身雪白的麻质装，上了这些时候的班，一点不见倦容，微褐色的皮肤衬着秀丽五官，活像朵茶玫，头发剪得极短，一定是最时兴的款式。曾听婶母说过，这位姐姐，平生最大嗜好，便



是追求时尚，看样子果然不错，她手中公文包尚未放下，更显得英姿勃勃。

尹白走过去，习惯成自然，伸出手来，要与台青相握。

台青到底没有尹白洋派，要犹豫一下，才与姐姐握手。

两对大人笑了起来。

尹白连忙叫伯伯伯母。

沈国武说：“两人比，看谁高一点。”

尹白笑同台青道：“你的叔父总以为我们永远只有7岁。”

讲的是英文，台青虽然听懂了，却偷偷地皱一皱眉头。

明明是黄皮肤黑眼睛的人住在中国的土地上，偏偏爱说外语。

还是背对背的比了一比，尹白穿着半跟鞋，算一算，台青还要比她高两公分左右。

尹白端着她的红茶出来听大人们聊天。

才三数句话，就知道她的二伯伯环境十分不错。

因为他说：“……便宜呀，那么好的房子，座落在山岗上，七个房间，门前一排樱花树，私家行车道下埋着暖管，冬天通了电，积雪自动融化，并不用铲雪，开价才八十多万而已。”

尹白睁大了眼睛。



都说北美洲几个大埠的房产价格由台湾人抢高，尹白现在相信了。

一旁的台青好像没有太大兴趣，轻轻问尹白：“听婶婶说，你有几本关于中国风景的画册，可否借我一阅？”

尹白站起来，“当然。”

进房里一看，才发觉多了张折床。

尹白笑说：“我知道你对这本中国庭院建筑最感兴趣。”

台青笑，“是的。”

尹白呆观她的笑脸，忍不住想：真好看，真赏心悦目。

又想：异性看了不知有什么感觉。

尹白一边说“你请自便”，一边匆匆出去听二伯伯的高论。

大了几岁，比较经济实惠，喜欢这种话题，毕竟，我们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。

只听得他二伯伯的语气忽然变得十分感慨，“老三，你想想，比较起来，我们是多么苦难。”

尹白忍住，发表高见：“可是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呀，事情可以更坏，别忘记南非遭种族隔离的黑人，还有，两伊战争已经打得比二次大战还久，我们应当乐观点。”

她朝二伯伯眨眨眼。



身为长辈的沈锦武一怔，随即呵呵笑，“是是，尹白说得对。”

尹白正得意，只见母亲朝她使一个眼色，她只得噤声。

过一会儿，两位沈太太交头接耳地谈起家常来，尹白索性离了女人堆，把椅子往父亲那边挪。

她父亲说：“把台青也送过来吧，有尹白陪她读书。”

尹白听得心痒难搔，又不好意思再搭嘴，母亲已再三警告过，二伯伯他们中国人规矩很重，晚辈，尤其是女孩子，最好在大人面前表现得庄重一点。

“我是有这个打算，过一两年，咱们弟兄俩或许可在那边会合。”

沈国武沉默一会儿才说：“老大能出来就好了。”

“他想法跟我们不一样。”

尹白竖起了耳朵。

“30多年没见，对于这次重逢，我有种做梦的感觉。”

“午夜梦回，历历在目，还记得老大送我俩到火车站，含泪话别，晃眼竟这些日子了。”

尹白听着听着，也蓦然觉得如水流年汨汨而去，可惊可欢可怕，脸上有点变色。她知道



父亲及二伯口中的老大是她的大伯伯沈维武。

三兄弟中，尹白的父亲最小。

尹白正在聆听，忽觉有人轻轻推她，抬起一看，原来是台青，想是有话要同她说。

姐妹俩走到露台上。

台青问：“你见过大伯伯没有？”

尹白摇摇头。

台青有点紧张，“听说他是那党的党员。”

尹白忍不住笑，把头侧向一边。

台青对姐姐的揶揄十分不满，形诸于色，尹白怕她尴尬，只得拍拍她肩膀，“我肯定大伯伯也是两只眼睛一管鼻子，来，我有他的资料，拿给你看。”

台青十分好奇。

尹白取起一只文件夹子，小心地抽出一张剪报，递给台青。

台青轻轻读：“文汇报 86 年 4 月 25 日稿：据透露，今年 4 月 30 日，中华全国总工会将把一年一度的五一劳动奖章授予沈维武。”

“沈维武如今是全国化工行业中大名鼎鼎的人物，成了千百万人的楷模。”

台青意外地抬起头来。

“请读下去。”

“沈维武现为高级工程师，中国炭黑学会理事，他在从事炭黑生产的二十多年中，创出



近百项技术革新成果，自83年任鞍山市化工二厂厂长后，工厂产量和利税三年增多人的工厂产炭黑二万吨，实现利税1740万元。”

尹白骄傲地说：“这样的人才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，早已被视为商业奇才。”

台青的声间有点颤抖，“沈维武在旧上海租界长大，49年考入燕京大学化学工程系，52年以全优成绩毕业……”她放下剪报，“旧上海？”

“是，旧上海，”尹白点点头，“外国人说‘我被上海了’的那个旧上海。”

“就是我们要去的上海？”

“同一个上海。”

台青觉得有点不胜负荷，吁出一口气，跌坐椅上。

“二伯伯没有把行程告诉你吗？”

“真的要来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件事。”

尹白完全明白，中学时读地理科查地图，只把整个中国当作外国看待，地名照用英语拼出，一视同仁，感觉上远得不得了。

随后跟父母出外旅行，每到一个大都会，便在地图上把那个城市用红笔划一条底线。

除出里奥热内卢，就想去上海。

台青说：“父亲本来还想顺道上北平。”

尹白说：“北京，京戏。”



“不，北平，平剧。”

尹白心里说，好，你是妹妹，让你一次半次又何妨。

吃完饭，出乎尹白意料之外，她二伯一家竟回酒店休息，原来他们根本没有打算骚扰亲戚。

尹白母女倒是松口气，立刻解除武装，淋浴看报休息听音乐，各适其适。

这才了解到，自由自在是多么重要。

尹白对母亲说：“看，我就知道根本不用收拾床铺，他们早订了酒店套房。”

沈太太问：“你觉得台青怎么样？”

尹白转弯抹角地答：“如果你以为我们由同一祖父所出就情投意合便大错特错。”

沈太太看女儿一眼：“她探完亲回来，可是要住在这里一段日子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没听二伯伯说？台青要赴加拿大留学，所以暑假住我们这里。”

尹白跳起来，“她知不知道现在华航有直飞班机直抵温哥华？”

“我不许你这样说，你祖父只生他们兄弟三个，你叔伯也统共只有你们三个女孩，尹白，我要你对她们似亲姐妹一样。”

“三个？”尹白怔住，“母亲你加数退步了，



总共一青一白才两个。”

沈太太抿着嘴笑，“还有一位。”

“她是谁？”

“你大伯的千金。”

“呵对，大伯伯的女儿。”

“噯，比台青大，比你小。”

尹白哎呀一声，“这个大姐不好做。”

“有资格做姐姐，连我都羡慕你。”

尹白又笑，“她在中国，不怕不怕。”

“现在旅游也放宽啦，你父亲要接她出来玩。”

尹白怔怔地，没想到两岸政策一旦松弛，第一个受打击的便是她，独生女矜贵身份不复存在，这个暑假，沈家将挤满沈小姐，比她漂亮比她温柔的都有，这简直就是沈尹白的身份危机。

她对母亲说：“我知道你们要惩罚我已经有一段日子了，没想到用这样歹毒的方法。”

“尹白，你这个人仿佛欠缺爱心。”

“对，就不爱别人，只爱自己，人人自爱，社会就美丽健康。”

沈太太忍不住把嘴里一口龙井茶喷出来，笑得咳嗽，“噫，真是社会的精英，说出这种论调来。”

尹白不以为然，“我在西人统治的大都会